



「劉玄德斬寇立功」《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明萬曆辛卯（十九）年書林周曰校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千年往事隨潮去

## —赤壁之戰及赤壁戰後

林天人

「赤壁之戰」是中國歷史上極為著名的戰爭，它是用靈活戰術發揮以寡擊眾的成功戰例。戰爭從雙方集結到交戰，前後才歷時幾個月，卻傳頌了一千多年，至今不歇。這場戰爭留下太多想像空間及膾炙人口的傳說；因此，往後的一千八、九百年，人們以各種方式議論或詠嘆這場戰爭與這個時代。

三國的形成與東漢末年軍閥割據有密切的關係，而軍閥割據的局面，卻是源自於政局的紛亂。東漢和帝（八九～一〇五）十歲即位，政局轉趨混亂，外戚、宦官亂政大致始於此。其後繼位諸帝大都幼齡即位，朝政更在這兩大集團中輪流執政而不堪聞問；朝廷以外則由豪族形成的軍閥分據各地，也是日後三國形成前盤據

在各地的軍閥。他們劃地為王、擁兵自重，彼此交相攻伐，無視於朝廷的號令。

### 漢鼎傾頹 群雄奔逐

從漢獻帝初平元年（一九〇）至建安五年（二〇〇），一段動盪混亂的時期；群雄割據、軍閥混戰，國中幾乎歲無寧日。分立割裂的軍閥，分據黃河南北各地，據《後漢書》立傳

割據軍閥，計有：董卓、劉虞、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劉焉、袁術、呂布等。北方群雄以袁紹為政治領袖，據青、冀、并、幽，帶甲數十萬。曹操據司、豫、兗、徐及荊州北部、青州一部份；與袁紹陳兵河北相拒。從形勢上看，袁紹大致優於曹操。

建安四年（一九九），袁紹擊滅

公孫瓚；五年（二〇〇）初，迫不及待發表檄文討伐曹操。袁紹與公孫瓚的爭戰，前後八年；袁的謀士沮授以連年用兵，百姓疲敝為由，建議袁紹休整士卒後再圖發展。沮授了解曹操挾天子號召群雄，在形勢上已取得主動的地位。因此，他建議袁紹：「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但急於稱帝的袁紹不接受沮授所提。建安五年（二〇〇）十月，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大敗袁紹；戰爭之後，冀州城邑大多歸降於曹操。戰爭的結果，曹操奠定了統一河北的基礎，同時也多少決定了日後三國分立的契機。從某些角度上看，官渡之戰與日後的赤壁之戰有些不謀而合之處，都是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

官渡之戰從建安五年二月到十月，前後歷時九個月。戰爭初期，曹



三國史記諸葛亮隱於襄陽隆中有王霸大略劉先主聞其名親駕顧之凡三往乃得見亮因說先主以拒曹操取荊州據巴蜀之策先主深納其言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解三國史上記諸葛亮初隱居於襄陽之隆中地方有興王定霸的才略不肯出任人稱他為卧龍蜀先主劉備聞其名乃親自枉駕去見他凡去三次纔得相見亮以道自重本不求仕進見先主屈尊重道誠意懇切如此心懷感激遂委質為臣因說先主以拒曹操取荊州據巴蜀的計策先主以這計策甚善深納其言與他相處情好日益親密當時先主有兩箇結義的兄弟叫做關羽張飛見先主一旦與亮這等親密心中不喜先主勸解說孤之有孔明孔明是亮的字如魚之有水一般魚非水無以遂其生我非孔明無以成帝業諸君既與我同心要興復漢室不可不親厚此人也願諸君勿再以為言夫先主信任孔明雖平日極相厚如關張亦離間他不得如此故孔明得展其才結吳拒魏取蜀當漢祚衰微之時成三分鼎立之勢其後又於白帝託孤輔佐後主觀其前後出師二表千古之下讀之使人垂涕蓋其心誠感激先主之恩遇故鞠躬盡瘁而不辭也後世稱君臣之間相親相信者必以魚水為比蓋本諸此云

《帝鑑圖說》中「三顧茅廬」《帝鑑圖說》清內府朱絲欄圖繪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操並未佔優勢，再加上據徐州的劉備叛曹操，讓曹操腹背受敵；於是曹操先平劉備。戰爭持續一段時間，曹營以偷襲戰來消耗袁軍戰力，雙方情勢稍稍逆轉；最後，曹操接受許攸的獻計，施計在烏巢燒袁部軍糧，袁紹軍隊雖未全面崩潰，但已折損大部份戰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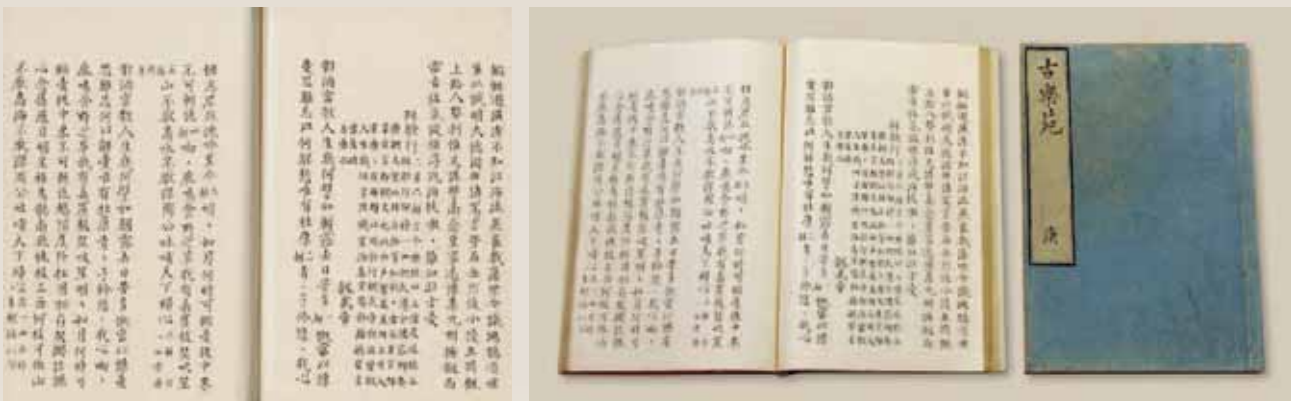
其實，袁紹發動官渡之戰的時機並不合適；在官渡之戰前袁紹激戰公孫瓚已消耗掉大部分的實力，然後在兵疲馬困的情況下，出戰實力超過公孫瓚的曹操，已埋下戰爭失敗的種子了。袁紹的挫敗，諸葛亮認為敗在天時不對與人謀不臧，《三國志·諸葛亮傳》曰：「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官渡之戰」是北方兩大勢力的決戰，曹操以弱勝強、以寡擊眾。經過這些戰事的整合，曹操逐步實踐統一北方的企圖。建安十二年（二〇七），曹操又北征烏桓，徹底解決後顧之憂；當時北方雖存遼東公孫康、關西的馬騰、韓遂，但這些軍閥並沒有逐鹿中原的決心與實力，其他州郡則都直接隸屬於曹操的管轄之下，曹操成為北方最強大的一股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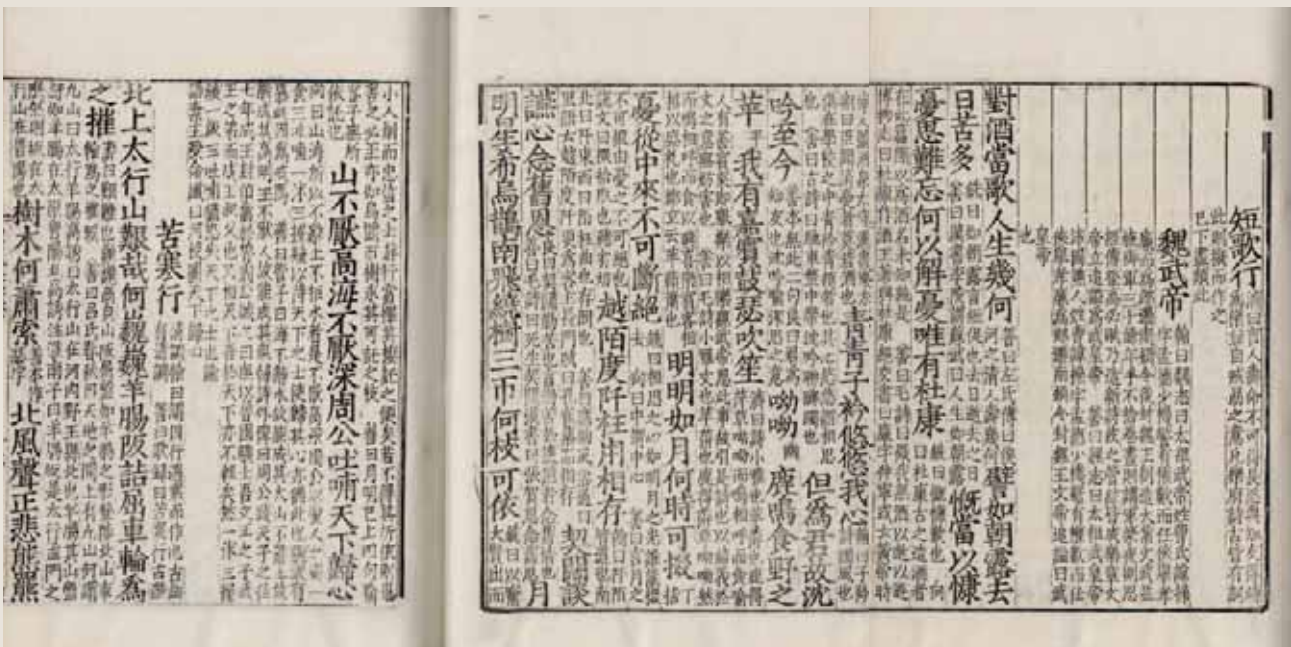
### 水軍八十萬東下 赤壁山前一火無

官渡之戰後，曹操急著攻打烏桓，目的當然是先平定北方。當時劉備依附荊州劉表，曾建議劉表應趁曹操攻打烏桓時，奪取許都。劉表統領經濟、軍事都較為雄厚且「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的荊州地區，但他的資質與企圖均屬平庸且保守，並不從劉備所議，出兵襲取許都。對此曹操的策士郭嘉譏劉表為「坐談客」，不足懼也。

但荊州因地處天下輻輳之區，早為四方所覬覦，尤其東吳孫氏政權，圖謀更亟；連寄居的劉備也在諸葛亮的倡議下，伺機奪取荊州；曹操當然也不例外，他在掃平北方後，積極訓練水師，動機非常明顯。而劉表在敵氛環伺的險境下，依然不思作為；對於繼立的人選，沒有從善規劃，聽任部下各自擁立繼任人選，最後幾乎釀



《短歌行》《古樂苑》日本江戶間鈔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六家文選》明嘉靖己酉(二十八年)吳郡袁氏嘉趣堂覆宋廣都裴氏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曹孟德橫槊賦詩」：一說，著名的《短歌行》即作於此時。《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明萬曆辛卯(十九)年書林周曰校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成蕭牆之禍。

建安十三年(二〇八)，曹操親率大軍南下進逼荊州，企圖以優勢的兵力迫使劉表不戰而降。未幾，劉表

病卒；部下擁立次子劉琮為荊州牧。

但當曹操大軍抵新野時，劉琮接受其部下蒯越、傅異等人建議，投降曹操。當時劉備正想進駐樊城，一聽荊州已降，便匆匆地退往江陵。曹操一路逼進，劉備再退。最後與江夏太守劉琦一同到夏口(今武漢市南)。

此時孫權駐軍柴桑(今九江西南)，密切關注曹軍動向。曹操挾著不戰而屈荊州的志得意滿，揮軍南下。他致書孫權，企圖以聲勢威嚇孫權。曹操謂：「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此事果然引起東吳朝野震撼，於是內部掀起「主戰」與「主和」的爭議。(註一)

就孫權而言，他個人傾向與曹操決一勝負，但又舉棋猶豫；諸葛亮看準這一點，自請赴江東為聯吳抗曹說項。諸葛亮到了東吳用計激起孫權的鬥志，讓孫權抱定一戰的決心：《三國志·諸葛亮傳》載孫權之語，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

此難乎？」

但對於來勢洶洶的曹軍，孫權的信心明顯不足；諸葛亮趁勢分析曹軍必敗的原因，孫權聽聞後大悅。諸葛亮表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又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又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之民附操者，並未完全心服也。今將軍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劉備協規同力，必破操軍。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因此，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諸葛亮的勸說，加上魯肅用計激勵孫權，更堅定孫權抗曹的決心。魯肅說：「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原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魯肅以投降後可能蒙受的利害，陳述他與孫權地位不同，其中可能待遇亦不同。同時周瑜也以

江東的優勢來加強孫權抗曹的信心。周瑜說：「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乎？」魯肅的意見與周瑜的建議，對於孫權迎戰的決心，都是正面的鼓舞。

吳、蜀遂基於共同的利益，聯手抗拒聲勢浩大的曹軍。孫、劉的結盟，對於往後情勢的發展出現了逆轉，此一結果顯然出乎曹操的預料；而孫、劉的結盟，可以說是曹操急的南進政策所逼出來的結果。對此，曹操的謀臣程昱說：「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豈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



「曹操敗走華容道」《繡像三國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裴氏的曲筆，頗有替曹氏掩飾的味道。同樣的曲筆，在陳壽的筆法中亦時而或見，《三國志·魏書·郭嘉傳》云：「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

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疾疫，郭嘉是無法預測的；但曹操敗戰的狼狽與懊惱，在字句中透露

說曹操在巴丘遇疾疫，燒船：一回說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左支右絀無法掩蓋曹操敗戰倉皇北歸的事實。  
 赤壁之戰在吳國方面史料最豐，蓋以此役雖是孫、劉聯盟抗曹，但其實以孫吳為主力。東吳多員猛將參與赤壁前後戰役，在《吳書》各本傳中皆有著墨。其中分析曹操冒進必敗，最深刻莫若周瑜，《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載：「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蒿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周瑜分析曹操來襲當敗之因有數端，一、北土未安，操有後顧之憂。二、北方士卒，不習水仗。三、不習水土，必滋生疾病。四、北方補給輜重，易生問題。周瑜的見解成了後世史家，解釋赤壁之戰成敗最大的關鍵。  
 另外，《周瑜傳》中裴氏引《江



「周公瑾赤壁擊兵」《繡像三國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兵，以禦太祖。」程昱的分析頗為透徹。

### 烈火張天照雲海 周瑜於此破曹公

從整體的形勢上看，孫、吳聯盟的實力，在這場戰役中或僅止於自

保，要戰勝來擊的曹軍，仍未十足把握；但戰爭的結果卻大出意料，曹操大軍鐵羽倉皇而歸，箇中原因頗多耐人尋味。我們不妨從魏、吳、蜀三方陣營，對於戰爭前、後的觀察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在赤壁之戰前，曹營並

非人人都主張南進，《三國志·魏書·賈詡傳》載：「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棄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裴松之批賈詡之言「未合當時之宜」。裴氏認為曹操赤壁之敗，敗在「疾疫」與「南風」，「蓋有運數」、「天實為之，豈人事哉？」（註二）裴氏言下之意，賈詡或為書生之見。

情況如裴氏所見嗎？曹營中疾疫之說，也不止見於裴氏之言。《武帝紀》載：「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如上述，似乎疾疫發生在與劉備戰後。《武帝紀》於此注曰：「《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



《三才圖會》中的「三國鼎峙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周瑜畫像」《古名賢傳》清道光六至十年(1826-1830)顧氏家刻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拒操議」《古文雅正》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表傳》載：「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以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雖數衆多，甚未足畏。』」周瑜的看法與諸葛亮其實相去不遠，諸葛亮也認為曹營雖號稱八十萬，但雜湊成軍且心懷貳志，未足懼也。

關於曹軍在赤壁的潰散，《三國志·吳書·吳主傳》中，載：「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三國志·蜀書》對於這段記載，描述同於《三國志·吳書》都是曹軍大敗後，船隻被燒，爾後慌亂退兵的行伍中出現饑疫。惟《蜀書》不讓吳軍專美，稱吳、蜀聯手破曹。

### 磯頭一霎東風轉 天下江山自此三

赤壁之戰是中國歷史上極爲著名的戰爭；它是用靈活戰術發揮以寡擊衆的成功戰例。根據史家的統計，中國歷代戰爭史中留下最多評論史料的戰爭，首推赤壁之戰。這場戰爭的遠因可溯及戰前的一、二十年，但戰爭從雙方集結到交戰，前後歷時僅幾個月，但後世卻傳頌了一千多年，至今不歇。

曹操發動戰爭時，已統一北方，占有兗、豫、冀、徐、青、幽、并、司隸等八州，三分天下操占其二，以人力、物力論，孫、劉確難攖其鋒。但後世史家卻都認爲曹操是在不適當的時機，發動一場沒有把握的戰爭；當時孫、劉陣營參與戰事的若干主將，已看出戰爭最後必然的結果。曹操是挾著不戰而屈荊州兵之後，志得意滿的揮軍南下。但再次面對到的對手，卻是在江東基礎已穩固的孫權及素孚衆望的劉備；他們絕非是劉表、劉琮之流所能比擬。

建安十二年（二〇七），赤壁之戰前夕，諸葛亮發表著名的〈隆中對〉，這是對當時天下大勢提出的擘畫，他的想法是經過曹操統一北方之後，一時間仍無力統一天下；三分鼎足的局勢此其時也。在〈隆中對〉裏，諸葛亮似乎已經預料這場戰爭無法避免，祇是戰爭何時開始及發展，尙難逆料；但戰爭的結果卻像是早在安排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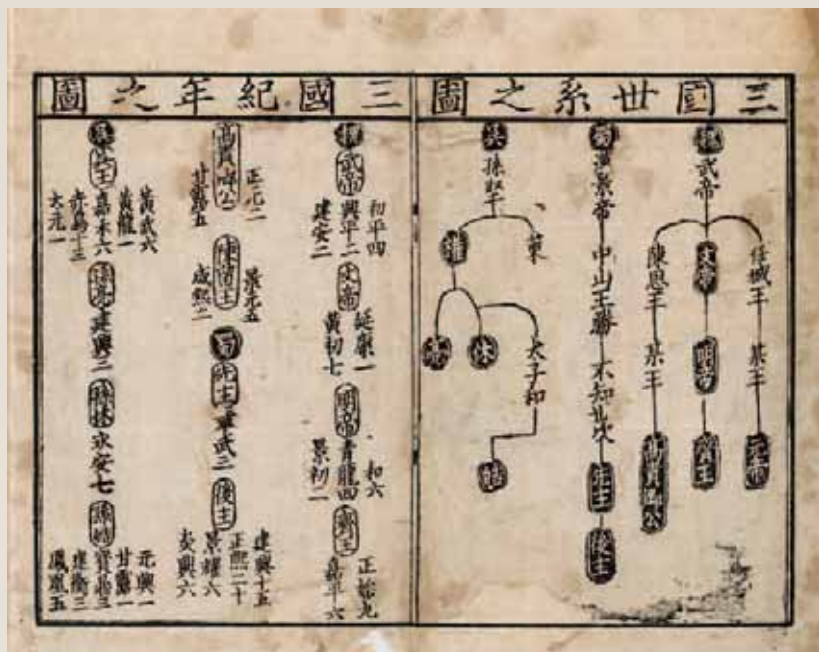
### 問蒼茫大地 誰主浮沈？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赤壁之戰」提供了魏、吳、蜀三分天下的契機；到了「夷陵之戰」三國鼎立的天下大勢終於形成。赤壁之戰是中國歷史上極爲著名的戰爭；戰爭的過程中充滿權謀攻防的爾虞我詐。吳、蜀聯軍善用靈活戰術，演出以寡擊衆而致勝的戰例。

史家都認爲曹操是在不適當的時機發動一場沒有把握的戰爭。因爲他是挾著不戰而屈荊州劉表之後，志得意滿的揮軍南下；但再次面對到的對手爲劉備、諸葛亮與孫權、周瑜，他



《隆中對》《古文雅正》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三國世系表」《十七史詳節之三國志詳節》宋建陽書坊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們絕非是劉表、劉琮之流所能比擬。依《隆中對》規劃的路線戰爭的發生，是吳、蜀在被情勢所迫的情況下，因勢誘導出的結果。

歷史的發展顯然沒有必然的邏

輯。經過東漢末年紛紛擾擾的動盪年代，人民渴望統一的企圖，一定是非常熱切。建安三年（一九八），袁渙規勸曹操收拾人心，安定天下為目標，他說：「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于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其實不僅曹操如此，孫、劉對曹魏的抗衡，不也是以統一來號召人民嗎？但吊詭的是，歷史還是走向三



明 張翬 畫諸葛亮像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分天下的局面。其次，經過魏、蜀、吳三國超過半世紀（二二〇～二八〇或一八四～二八〇）的紛紛攘攘，最後統一天下的卻非參與激戰過程中的任何一方。

從表面上看，諸葛亮的《隆中對》是倡議天下成鼎足之勢的議論，但他背後的動機卻是從「三分天下」的基礎上，找尋與漢及統一的機會；《隆中對》最後一句話「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說明了諸葛亮的用心。

不過以當時蜀國的實力，這項歷史任務幾乎是不可能達成的。因此，

與其把《隆中對》視為蜀國的立國政策，不如說是諸葛亮企圖以人謀來引導歷史的走勢；但諸葛亮沒有成功。對東吳而言，孫權在江東已歷三世，憑藉「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勉強與北方曹操隔江遙相對抗。但東吳亦知作長期抗衡，自己的條件尚不足以獨撐大局；因此，東吳從併吞荊州到出借荊州的過程，祇是對當時現實環境的妥協罷了。難怪諸葛亮遊說孫權以鼎足之勢來禦曹操，孫權不得不接受。倒是當曹操聽聞孫權為了履行承諾，將荊州借予劉備，曹操「聞權以土地（荊州）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驚慌之狀，流露無遺。後來吳、蜀之間的猜疑，給曹魏暗中挑唆吳、蜀仇恨的機會。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吳國從關羽手中奪回荊州。歷史的發展，超出人謀所能預期的；吳、蜀的荊州之爭，走亂了原先規劃聯盟抗曹的歷史腳步。

在曹魏方面，赤壁戰後孫權借荊州予劉備，三分天下的形勢已粗具雛形。在曹操看來，統一天下的大業，

似乎顯得遙遙無期。於是曹操不得不退回北方，將戰略的防禦擺在荊州襄陽與揚州淮南合肥一線，從此不再對南國發動戰略性的攻勢，而專力經營北土；同時銳意轉向培植曹丕，作為取代漢室的準備。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載：「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沖鬥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類似這種怯懦畏戰的言論，在《三國志·吳書》中多處可見。
2. 以上裴松之之言，俱見《三國志·魏書·賈詡傳》裴松之注。裴氏說：「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鄧都而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荊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詡之此規，為無當矣。」